

叶蔚林

白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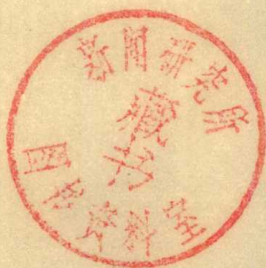


247.57
6 Y459

012364

白狐

叶舒林



XWTS 0023291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白 狐

叶 蔚 林

责任编辑：朱树诚

封面设计：郭天民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8,000 印张：11.125 印数：1——39,7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73 定价：(平装)0.90元 (简易精装)1.00元



目 录

白狐…………… (1)

大海知道他…………… (98)

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…………… (225)

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(代跋)… (343)



白 狐

上 篇

萌堵山脉北麓，有个地方叫黑谷。黑谷并不黑，它是绿的；酷似一只巨大的葫芦瓢，仰放在群山之中。这里到处都是大片小片的原始丛林：灌木乔木，针叶阔叶，拥拥挤挤，杂生竞长。林子里有各种飞禽走兽，蛇虫蚁蝎，坚果浆果，还有好些珍贵药材。谷底是一块狭长的、不规则的平地，生长着繁茂的灯芯草、薄荷草和鱼腥草。许多细弱的渗泉，潜流在林间厚厚的腐植土下，不知经过几多阻挠，好容易才汇集到谷底，显出它

那曲折闪光的身姿，急湍湍地纵贯谷底，奔向山口。水呢，衬在绿苔遍体的卵石上，很蓝，蓝得有点儿发黑；莫非黑谷就因此而得名？这里的春天异常短促，象一位骑马的姑娘，来去匆匆；这里的夏季连着秋季，炎热而漫长。但是每年从冬至到立春之间，总要落几场大雪，白茫茫地遮盖了山林。南方的雪，时不时夹些小雨，软湿易溶，吸尽了阳光的热力，加上小北风不紧不慢地吹个不停，那种粘腻腻的、浸润性的、爬行般的奇寒，恐怕生活在极地的人也难于忍受。

概括地说，黑谷的特点是：美丽而荒凉，丰饶而贫苦。五十年代在它的鼎盛时期，曾经有过九户人家。后来由于各种原因，都陆续搬走了，遗下的房屋早已颓败、朽烂。唯独在黑谷东边山岩的一块小平地上，始终屹立着一间完好的木屋。屋旁生长着一棵高大的野樱桃树，初夏开花时，红红粉粉，有如一片落地云霞。就在这间古老而结实的木屋里，住着一位年轻的女猎手。她曾经一个人孤零零地住了好些年，伴随她的只有一匹猎犬，一支猎枪，还有寂寞和艰难。

她姓钟，叫茵儿。为什么叫茵儿？因为猎人从来轻贱女儿家；说她们只配拈针线，割毛柴，摘野果，拾菌子，所以父亲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。茵儿刚出生，父亲便发了大脾气，骂老婆是个废

物：吃饱喝足，两只奶子鼓鼓的，有模有样，可就是生不出个儿子来。父亲根本不想养活茵儿，铁青着脸，把襁褓中的她抱出门，横搁在一块大青石板上。那天正落大雪，不一会雪花就盖满了她。但她并没有被冻死，一个钟头之后还哇哇哭，挣扎、呐喊、抗议！父亲见她死不了，好歹抱回来，胡乱塞到老婆怀里，吼道：

“哭个屁！还不喂她口汁子！”

茵儿刚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以自己的顽强赢得生存权利的。那么，父亲为什么这般嫌弃她呢？

父亲名叫钟河山，是萌堵岭北麓颇出名的猎户。他性格孤僻，刚强自尊，面容冷峻，象河里的一块石头。他轻易不说话，说出的话就是打出去的子弹，永远不回头。解放前几年（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吧）冬天里的一个傍晚，大雪纷飞，钟河山正在黑谷南边的林子里伏击野猪。他忽然看见左侧不远的陡坡上，有一大团积雪崩坍下来，一直滚到谷底。接着，这团白雪又星散成好些小团，一个个象雪球似的滚来滚去。钟河山觉得十分奇怪，便爬起来，悄没声儿地走下谷底，在相当近的距离内看个究竟。他看清楚了：原来那是一群狐。这群狐遍体纯白，整齐、柔密、润泽的毛皮，在雪光映衬下，烂银般闪耀。唯独在它们

眼眶的周围，生长着一线深红的短毛，又醒目，又艳丽，好象是谁特意用画笔替它们描上去的。这群白狐显然是从别处新迁徙来的。它们在雪地上徘徊四顾，寻找栖身之所。几分钟之后，它们就一匹跟着一匹，向西飞奔，迅速消失在积雪的山林中。凭感觉，钟河山断定：这是稀有的狐种，它那纯银般的毛皮，可能十分珍贵。于是他忘了打野猪，带着猎犬，急步跟踪白狐。可是纷飞的大雪，很快就湮没白狐的足迹；天已向晚，钟河山只好返回家里。他将这个秘密藏在心底，对谁都不吐露。第二年，从春到秋，他带着猎犬，到西边的山林里反复搜索；然而哪有白狐的踪影？它们好象随着大雪而降，又随着大雪消融了。钟河山魂不守舍，寝食不安，好容易过了冬至，初雪那天一大早，他又带着猎犬埋伏在发现白狐的老地方。伏了一整天，临近黄昏，雪花特别厚密的当儿，一只白狐果然出现了。它从黑谷西边的小杉树林钻出来，顺斜坡走下谷底平地；一边走一边竖耳四听，翘起尖嘴迎风嗅寻什么。它不走直线，时时无缘无故地耸跳一下身子，利用雪堆隐蔽，曲折前行，并且拖下蓬松的大尾巴，扫平自己身后的足迹。它仿佛明白自己的价值，行动谨慎、轻俏而机警。钟河山大气不出，雪水渗透了他的棉袄，可是他一动不动，仔细观察。看着

白狐快要靠近溪边，躺在钟河山身旁的猎犬耐不住了：亢奋地龇开牙齿，喘着，拖出热气腾腾的舌头。仅仅是这些微小的动作，便使五十步开外的白狐骤然停步了。眨眼间，它象被烈火烧灼似地跳起来，四蹄乱踢，扬起一阵雪尘。迷蒙中，它拉长身子，低垂大尾巴，象一支无声的羽箭，从钟河山面前飞掠而过。它的身子紧贴雪地，有如白纸贴白墙，若有若无，唯见它那红色的眼睛，在旷野中划出一道红线，恰似流星划过夜空。钟河山气得七窍生烟，跳起来，猛踢猎犬，恨不得将它一枪打死。不过，这次观察，并不白费。第一：证实白狐已经定居黑谷，第二，白狐只有在落大雪时才出现，顺着一定的路线，到溪边那眼温泉来喝水。初步掌握了白狐的活动规律，钟河山心中暗喜。转年，在风雪即将来临时，钟河山半夜溜到谷底，挖陷阱，拴套索，装夹子，放诱饵，巧妙布下梅花阵。他信心十足：早晚一定能逮住白狐。然而大雪一场场落过，无论什么机关都毫无动静。仔细察看：确有白狐来过，但那些轻俏的脚印，每每离危险地域五步左右就停住了，绕开了。这些白狐好象有一根特殊的神经，能够预感危险似的。尽管钟河山打猎几十年，完全知道，对于毛皮珍贵的兽类，用枪射杀是十分可惜的，因为毛皮会因此受到损坏。但是狡猾的

白狐惹起了他的怒火，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他决定射杀一只白狐，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灵。

这是第四年的冬天了，一匹特大的白狐出现在溪畔。钟河山候个正着，在四十步外开了枪。独子儿铁弹从白狐的前胛穿过，鲜红的狐血立即染满了雪地。钟河山将猎获物驮回家。当他的手抚摸着柔密温暖的狐毛时，不禁有点后悔了。“唉，真不该……”他嘟哝着，剥下狐皮，上硝揉制好，准备来年带到县城，让赵宾来鉴别一下，到底是那样货色。

赵宾来的公开职业是皮货商人，在县城开着一片皮货店，实际上他是湘南游击队的地下联络站站长。赵宾来与猎户们交情很深，和钟河山特别要好。他为人豪爽、正直，见多识广。据说他年青时曾到过关外，出入大小兴安岭，精通皮货行业；不管什么毛皮，只要经他一搭手，吹口气，准能辨出货色。所以猎户们都很信赖他，尊敬他。当钟河山来到县城，走进皮货店，将白狐皮从褡裢里拿出来时，赵宾来张开嘴巴，瞪大眼睛，霎时呆住了。他那又惊、又喜、又疑的神情，就象沙漠上的旅人，突然看见一片绿洲。“我的天！”他叫了一声，将手中的茶杯一扔，迅速地将白狐皮搂到怀里，叉开五指一抓一握，细看毛针的弹性；然后将狐皮捧起，贴在面颊上摩挲好一阵。

临了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，莫非这是北极白狐？奇怪，怎么会跑到五岭山中来呢？不，不可能！又说，如果真是北极白狐，那是毛皮中的珍品，价值千金！然而当他再次翻看狐皮时，不禁又叫又叹起来：

“哎呀，钟老哥，你是怎么搞的，不该用枪打呀！往它身上戳窟窿太可惜啦！打烂的细瓷不如瓦，唉，老哥，你算哪号猎人啊！”

赵宾来好象面对一件被毁坏的艺术珍品，连声埋怨，甚至有点愤愤然了。当时有好些猎人围着看热闹，议论纷纷。钟河山面子撑不住，铁青着脸，丢下狐皮出门走了。他不知到哪里消磨了大半天，擦黑才回到皮货店。

晚上，赵宾来照例请钟河山喝酒。钟河山捏着酒杯，低头喝闷酒，半天不说话。

赵宾来拍拍他的臂膀，问道：“怎么，有心事？”

钟河山抬头，拧起眉毛：“唉，白狐皮真是可惜了……我越想越不是滋味。”

“你还在想这事？”赵宾来抱歉地说，“日间我一时兴起，讲话不分高低，你千万莫放心上。”

“不咧，你讲得对，我是个没出息的猎人。”钟河山放下酒盅，认真地向赵宾来讨教，“赵老板，你走南闯北，有路数；你讲，有法子猎只不伤皮毛的白狐吗？”

赵宾来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设陷阱、放套子呀？”

“这还要你讲？全试过了，不灵。”

“哦，不会吧？”

“妈的，你不知道白狐有多猾！”

“那么，只能用枪打罗？”

“用枪打没有不伤皮毛的……”

“那不一定，也可以不伤皮毛！”

“赵老板，你莫讲天话。”

“不是天话，是实话；事在人为，办法总是有的！”

“什么办法？你说说，你说说！”钟河山挪挪板凳，向赵宾来靠得更拢些。

赵宾来点燃香烟，一边抽烟一边说起故事来。他说他年轻时，在大兴安岭北部草原的一个屯子里，曾经遇到一个鄂伦春族的老猎人；大家都叫他韩单儿。因为他行猎习惯独来独往，从不邀伙“打狗围”，靠狗撵。有一次，雪天里，他看见韩单儿用爬犁拉回来两头狍子；狍子是刚猎获的，身上还有热气。立时，屯子里象过节一样热闹，男女老少都围拢爬犁，看一阵说一阵。他们不是赞叹猎获，而是赞叹韩单儿神奇的枪法；象对待凯旋的英雄一样，向他投去景慕的目光……

赵宾来接着说：“狍子确实是用枪射杀的，但它身上连一丝伤痕也没有；的确没有，当时我还

特意仔细看过……”

“那，子弹到底打在哪儿？”钟河山疑惑地问道。

“打在眼睛里。”

“眼睛？可是子弹总得穿出来，穿出来的地方也要损伤皮毛呀！”

“不，子弹不穿别的地方，正好从另一只眼睛穿出去啦！”

“什么什么，子弹从另一只眼睛穿出去？！”钟河山一拍大腿，陡然站起：“哈，神！有这种打法？！”

“有，这种打法，就叫做‘对眼穿’！”

“对眼穿？”

“对眼穿。”

“难、难、难呵！”钟河山连声惊叹。

“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”赵宾来望着钟河山说：“用霰弹打野鸡容易得很，可有什么味道？越难才越有味道啊，老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，是这话。”钟河山深有体会地点头应道。

“只要有决心，有毅力，舍得干，人，总是能达到目的的。莫说打个‘对眼穿’，连山河都可以改造，整个世界都能翻转！”赵宾来说着，激动起来，他的思绪似乎一下子飞得很远，两眼闪闪发

亮。

赵宾来的热情，激励了猎人那富于进取的心；钟河山深沉地、低声地说：

“好啊，既然有过一个韩单儿，也会有第二个……”

第二天离开县城时，钟河山握住赵宾来的双手，对他许下诺言：明年定要将一张完整无损的白狐皮交到他的手上。

“我等着，再看一次‘对眼穿’！”赵宾来含笑说。

然而钟河山把事情估计得太容易了。这年冬天，他果然按赵宾来讲的办法，瞄准白狐的眼睛开枪。可是他失败了，枪弹不但没能“对眼穿”，而且距离眼睛两寸多，打在白狐的脑门上。钟河山怀疑猎枪有毛病，但猎枪是好的。他呆呆地站了好一会，叹口气，悄悄地埋掉死狐，心情十分沉重。

就在这年，解放了。赵宾来不再是皮货商人，而是堂堂的县长了。第二年冬天，县里召开“狩猎工作者代表大会”，钟河山被通知去参加。见到赵宾来，钟河山自然很高兴，但也很惭愧。赵宾来什么也没说，热情地接待了他；散会时还送他一支半新的“三八”式步枪和五十发子弹。赵宾来说，这种步枪座力小，弹头不开花，打白狐最合适。

提起白狐，钟河山周身好象爬着蚂蚁，十分不自在。他不得不向赵宾来老实承认：他试过打“对眼穿”，失败了；不是别的，而是他老了，眼力不行，心里有点怯，枪也就不随心了。赵宾来懂得猎人的性格：承认自己的平庸和失败是十分痛苦的。可是有什么法子呢，那怕是最优秀的猎人，一旦颠峰状态过去，总是要衰退走下坡路的，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。他望着钟河山斑白的两鬓和多皱的脸庞，无法安慰他，只好默默无言。然而钟河山是不肯轻易罢手的，他打破沉默，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猎人许过的愿比山重。我这辈子打不到白狐，还有我的儿子哪！老赵兄弟，你能等二十年吗？”

赵宾来心里一热，说：“能啊，我们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：终有一日，钟家的人要将白狐皮送到你手上。”

“不是送给我，我要来做什么呢。”赵宾来解释说，“解放了，人民当家做主人，大家都应该好好干，创造出最好的东西来！”

试想想：钟菌儿正是在这节骨眼上出生的，不啻一盆冰水泼灭了钟河山心中的希望。世界上既然没有啼鸣的母鸡，又哪来打猎的女人！想起

对赵宾来许下的诺言又将成泡影，钟河山怎不厌弃命中注定只配拈针线的女孩子呢！尽管如此，钟河山并不虐待女儿。八岁以前的茵儿在母亲的照拂下，她的羽毛有人梳理，她的啼唤有人回应。她也和山区同年龄的女孩子一样，常常吃炒黄豆什么的。那时，黑谷四山里还散居着九户人家。人民政府派来一位青年教师，办起一间简陋的学校，教几个孩子读书写字，画画唱歌。在老师率领下，小伙伴们常到林子里摘野果，拾茵子，或者拨拉草丛，寻找小小的、麻灰色的鹌鹑蛋。总之，茵儿的童年还是幸福的，她享受到别处孩子所难得享受的种种乐趣。然而十分不幸，茵儿九岁那年，母亲突然死去，可怜的母亲是被毒蛇咬死的。母亲咽气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只对父亲讲了半句话。“……对不起！”意思是说她始终未能生下一个儿子。老婆死后，钟河山变得越发阴沉，头发胡子天天见白。他常常眼睛发直地盯住茵儿，但又象什么也没看见，那冷漠的神情，真叫茵儿害怕。

这时，人民公社成立了。黑谷人烟太稀，不好怎么办。于是县里来了一个干部，动员黑谷的居民们搬家。他说，山外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，吃饭穿衣不要钱，为什么舍不得山角落呀！纯朴的山里人经不起这种诱惑，听信干部的话，于是

一下子就搬走了七户。黑谷里只剩下钟河山和李长林两家。李长林不是猎人，祖辈靠养蜂为生。他舍不得他饲养的二十几箱蜜蜂，觉得蜜糖比某些人嘴里讲的共产主义甜些，所以没有走。李长林家住得很远，在黑谷山口的溪边上，离钟河山的木屋有四、五里路，平常两家难得往来。李长林夫妇跟前有个男孩子，名叫保生，比茵儿大两岁。他们曾经是同学，挺要好的。但如今老师走了，书读不成了，她再也见不到保生。茵儿骤然觉得黑谷变得十分荒凉、空旷，而木屋却又那么窄小、寂寥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兽皮气味。门前那棵野樱桃，夏日里依然满树红花，但却引不起茵儿的兴致。有一次，茵儿天真地对父亲说：

“爹，我们也搬家吧。”

“不搬。”

“我想读书哪。”

“跟我读！”

“你又不识得字……”

“你要是个男的，老子的学问够你学一世！”

钟河山沉下脸，狠狠地说，灰凛凛的小眼睛象针尖一样刺人，吓得茵儿不敢吭声了。

一天，赵宾来忽然来到黑谷。他见到钟河山避而不谈打白狐的事；随便问了几句话，便领着茵儿到外边去玩，满山乱跑，傍晚才领着茵儿回